

序与跋

还原历史 回归本真

——《现代性及其他·曾纪鑫作品研究》序

□陈漱渝

曾纪鑫是作家群中的史学家,又是史学家中的作家。他涉足的创作领域有诗歌、戏剧、小说、评论,但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文化历史散文。他刚逾耳顺之年,结集的作品就有四十多部,拥有众多的爱好者和研究者,杨天松就是其中很有成就的一位。

中国有文史同源的优良传统,像古代的神话传说,既有历史思维的明显特征,又有虚幻神奇的文学因素。鲁迅说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是从文史有机结合这两方面进行的高度评价。鲁迅的《故事新编》虽然取材于神话传说、历史典故,但古今杂糅,自认为戏谑油滑,应归属于文学范畴。但鲁迅晚年撰写的《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等,我认为应该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文化历史散文。

谈文化历史散文,恐怕要首先确认真实的“历史”究竟是否存在?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史家对过往事件的搜集、整理和记录。历史研究的最高境界是秉笔直书,正确总结其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所以宋代司马光的编年史就叫《资治通鉴》。但是,还原历史的原生态是件十分艰难的事情。首先,

我们肯定历史的本相是存在的。但是,史学家用自己的文字表述激活了的历史,又是重新构建的历史。这使读者了解的历史带上了史家和口述者的主观性与局限性。中国传统往往是后朝为前朝修史,因为当代人修当代史不可避免有时间的局限性,对一些正在进行正在发展的过程往往看不清晰,无法作出准确判断。后朝人修前朝史往往放大前朝的阴暗面,以强调当朝的正确性。如果有相同的阴暗面,还可能予以掩盖。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中指出,清代修《四库全书》时就运用擅改古籍的手段,“不唯自掩其凶残”,还要替金人掩饰他们的凶残。所以文字史料亟须辨伪求真。此外,旧中国农民大多不识繁难的汉字,更看不懂深奥的文言文。他们的历史知识很多来自听说书、看社戏,所以往往有被戏说的成分。老百姓相信的是“七实三虚”的《三国演义》,而不是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老百姓熟悉的唐伯虎和秋香是《三笑姻缘》中的人物,而不是《画史》和《金陵琐事》中的人物。除文字史料、口述史料以外,还有一种实物史料,如浙江金华发现的“上山文化”、四川广汉市发现的“三星

堆遗址”,都极大丰富甚至可以部分改写中国的历史。但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文物的赝品在市场流传越来越多。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仿制品的工艺水平也越来越高,几乎可以乱真。在这种情况下,曾纪鑫不仅使自己的作品逼近历史真相,而且还要跟哲理、文学有机融为一体,其难度可想而知。他写《千古大变局》《抗倭名将俞大猷》等作品,不但博考文献、覃思精研,而且进行了田野调查,在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所以受到的赞誉是实至名归。

本书作者杨天松跟他的研究对象曾纪鑫是朋友。但他撰写的这部评论集并非某些小圈子里的相互吹捧,而是在细读曾纪鑫全部作品之后撰写而成。他从多侧面分析了曾纪鑫作品的思维方式、文化语境、艺术特征,特别是抓住了“现代性”这个关键词。正如杨天松所言,“现代性”的概念,常被人混用、误用,言人人殊。恰似佛家六字真言中的那一个“唵”字,虽然简单,实则含有众多意义。信徒似皆有所悟,但各人的理解并不一样。现代性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在西方是指文艺复兴

以来“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大约是14—17世纪。而中国的现代性起始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两者相差了约四百年。在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了“后现代”,而在中国,20世纪40年代末却被称为“当代”。岁月不居,斗转星移,时间性的概念不能不发生变化。所以,用西方的概念解释中国的问题常有尴尬矛盾之处。据我理解,杨天松理解的“现代性”,本质上就是文化历史散文的批判精神和当代意义。在谈到中国文字的改革时,鲁迅强调“即使艰难,也还是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显然,这种“愈艰难,就愈要做”的精神,在任何改革领域都是应该发扬光大的。

研究历史,去蔽求真,往往是一件要承担不同风险的事情。为逼近历史真相,春秋晋国的太史董狐丧了性命,两汉史学家司马迁竟被割阉。迈入历史研究和文化历史散文写作的人都应该有一种精神,能像屠格涅夫散文《门槛》中那位姑娘一样,既然迈出了这道门,就必须奋然前行,义无反顾。因为时代需要忠实的代言人,历史需要忠实的记录者。

古典品读

苏轼之游

□陈燕萍



人保持联系的快乐。苏轼集中存在大量带有“次韵”“次前韵”“和”“再和”等字眼的诗题。于中,一方面可知苏轼因诗而群的活动之多,另一方面则可看出苏轼的交游之广。

喜与人同游且通过艺术等媒介同人保持交往的苏轼,有着极为广阔的交游对象,这从苏轼的诗题以及他的诸多书信中得到验证。苏轼曾自言:“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若以身份与时空为标准,可将他的所有交游对象分为六类:一是亲朋,以子由、苏过等为代表;二是同僚,如太守徐君猷、翟翔、王规父等人;三是诗艺同道,以苏门六学士、王巩、王诜等为代表;四是方外之友,如道潜、佛印、辩才等;五是田夫野老,如苏轼贬谪黄州之时告诉他若娶“富饼饵”便要“纵牛羊”之类耕作穷门的农夫等;六是古之贤士,以陶渊明为代表。前三类是在朝时期的苏轼的主要交流对象,方式一般为宴饮唱酬。贬谪阶段的苏轼的主要交游对象则变成亲友、诗艺同道、方外之友、田夫野老、古之贤士,尤其是后三类,给累遭贬黜的苏轼以极大的温暖与慰藉。

苏轼在风景、艺术以及古今人物层面所做的充满乐趣与创意的游之实践,不但令他在困境中保持性情自得之境,而且也后世读者提供了一种应对人生诸般风雨的高明而可亲的策略。

苏轼在风景、艺术以及古今人物层面所做的充满乐趣与创意的游之实践,不但令他在困境中保持性情自得之境,而且也后世读者提供了一种应对人生诸般风雨的高明而可亲的策略。

苏轼在风景、艺术以及古今人物层面所做的充满乐趣与创意的游之实践,不但令他在困境中保持性情自得之境,而且也后世读者提供了一种应对人生诸般风雨的高明而可亲的策略。

“修啥呀,弟仔过年就没回来,说要值班,让我去城里,不去,还是待乡下舒坦。”“还是老家,我做梦,家都是这里,城里的房子,飞到咱这地方来。”“你家修得这么俊,没一百万,也得五十万吧?”“六十万。”“糟蹋钱。”

怎么是糟蹋钱呢?白云村的路是新的,白云村的桥是新的,白云村的公园是新的,冬去春来,山山水水和花草树木也是新的,房子却老了。房子跟人一样,老了,就会死去。房子跟人又不一样,可以修,还可以推了重建。房子在,家就在,村庄就在,人就会回来。这些话,他不能跟牛伯说,怕招来诟病:钱多了没地方花。真要有那么多钱就好了,他寻思,出资将村里所有老宅全修了,让在外漂泊的村民回来,让想回来的村民回来。当然,光修房子还不够。

三五朋友来白云村看他,将每间屋子巡检个来回,边看边叹:“不错不错,适合修身养性。”坐下来品茶,明前茶,前几天还挂在树上。

“真打算在这长住?”“不然住哪?这里才是我的家嘛。我常常想,要是我们村的人都回来,那该多热闹。村道利利落落,人一簇簇的,到了饭点,炊烟袅袅,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此起彼伏……”

“这幅画,几十年前才有,如今什么年代,住这样的地方,靠什么生活?”“所以,我才邀请庄总您过来呀,这里别的没有,就是风景好。”

“我就知道你这家伙别有用心,待会儿带我四处转转,看看值不值本老庄下本钱。”

“投资这种事,还得靠老庄,我没那实力,顶多帮你吆喝吆喝。”一位书法界的朋友说,“品了你的明前茶,今儿个就给你写一幅,你自己说,写什么?”

“客我想想。”朋友是书法界大腕,一字千金,不轻易动笔的,他思付后说:“就写杜牧《山行》中的那句吧。”

“那句?”

“白云生处有人家。”



6月新人 叶仲健,1982年生,福建连江人,作品散见于报刊。本文为新作之三。

诗路花语

盛一盅精酿的琥珀光(四首)

□郑泽鸿

馥馨楼的仰望

龟裂的墙体
扶着我走
馥馨楼
今夜我要醉倒在你的酒仓
山川蜿蜒
灰色的瓦片
击退了一千两百多年的风霜
仿佛勇士的盔甲
容纳了细沙、石灰、糯米饭、红糖、竹片……
防火防震防兽,坚不可摧
你是老了,瘦了
可我触到了你怀中的体香
还有千年前中原祖先的高蹈吟唱

快去招呼振成、承启、永隆昌来喝酒吧
无论它们现在多么辉煌
那都不及你的目光
深邃苍凉

航

茫茫闽江
舒展天地的胸膛
吐纳一口浩然之气
润饰白昼的澄明
江上袅袅雾气
青山在搔首中含笑
更像在召唤
哦,浩荡奔流
无止息地涌动,点簇榕城

梦中永是你抚慰的阳光气息
倾心护航

古槩山庄情思

迈庄门
古槩山庄道出心声
百年后,一世荣华显赫
不过荒冢白骨
东风残,晚扫枯荷野草
时间瘦削得只剩苍老
瞻远山居楼走来
握住冰凉的手
用起伏的风号折成箫音
追忆黄秀娘——
晋水越流越宽
却载不动一个英雄的背影

天边帆影现

相思浪烫成暖流
海上你的箭影
划过心上的柔波
掀起风澜
你要往哪里去
这蓝色的田野
已被你的犁铧开垦
哦,英勇的舵手
是否“八女战荒岛”的传说
融进你的血脉
太阳沸腾了浪花
她们的故事
还在一只只壮硕黝黑的手臂上燃烧



郭永仙 摄

外,还能不时看到一种名为拟啄木鸟的鸟儿,它可就不安静了,爱鸣叫,而且叫声像临风长啸,直达远方,仿佛把人的思绪带到很远很远,或者带回很久很久以前。

要说叫声最嘹亮的,应该是黑领灰椋鸟,这种鸟多是双双齐飞,又双双在草地上踱步,极像人类过着二人世界的生活。它们也喜欢群聚,只是群聚时也是一对一对地出现,秀着家

庭的幸福温暖。而且它们喜欢唱歌,把二人世界的温暖与世界同享。在这个校园里,黑领灰椋鸟并不算很多,偶尔在树荫道或草地上能看到它们,或小群落地出没,只是它们叫声张扬,声音又传得远,远处的椋鸟叫声与近处的椋鸟叫声交织着,让人感觉它们似乎无处不在。它们的叫声与同属椋鸟属的八哥鸟很像,清脆而婉转,加上它们鸣叫时似乎激情澎湃,真是让人感觉它们特别的阳光向上,用这鸟叫声作为这个以“阳光、微笑、向上”为校训的校园背景音乐,特别合适,也特别美好。

百姓记事

校园鸟声

□少木森



这个校园有个招待所,叫小木屋,在校园东南角。这次,我在这里住了十来天,每天在鸟声里醒来。我得承认,这是最美的叫醒方式。我简单洗漱一下,便走出门,在鸟声中漫步。鸟声,并不都是清脆的,也有的低沉浑厚,有的甚至瓮声瓮气,却都动听,让人充满幻想,好似融入一曲自然交响乐之中。

这个学校占地七百二十多亩。校园足够大,树足够多,所以鸟儿就特别多。何况,校园东南面还连着一片山地,对人算是边界,对鸟儿来说,都是它们的家园。而我们所住的小木屋,前面有园林水榭,还有将近十亩的大片山坡开辟成学生实习的果树园,左手边是一大片菜园子,右手边的围墙外是山林和田园,对鸟儿来说,这儿既清幽,也是更容易找到食物的地方,所以,有更多的鸟儿爱聚在这儿。

要在别处,最常见的一般是麻雀、白头鸭、绣眼鸟等,这里却是野性大的鸟儿更多,比如噪鹛属的鸟儿,那是一拨来了,一拨飞去;一拨飞去了,又有一拨飞来。我随手用手机抓拍,都拍到好几种噪鹛,比如黑脸噪鹛、黑头噪鹛、栗头噪鹛、白颊噪鹛、红尾噪鹛和条纹噪鹛等。它们一大早就叫成一片,声音特别嘹亮,成了早晨鸟声交响乐的主旋律。当然,鸭属的鸟儿也不甘寂寞,白头鸭、红耳鸭、红臀鸭和绿短脚鸭都被我抓拍过。它们更亲人些,可以更近地拍。几次拍摄时,这些鸟儿就静静地站在枝头上,仍然悠闲唱着歌,那神态太可爱了。